

孫武 故里新考

◎ 郭克勤 著

他在我国兵学领域的地位无人能及，真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。明茅元仪在《武备志》中说，前孙子者，孙子不遗；后孙子者，不能遗孙子。可为定论。所以，像孔子一样，其为学也，能集大成，其思想构成我国兵学的正宗和主流，对后世的影响至深且远。故称之为兵学之圣，绝非过誉之词……



军事科学出版社

孙武故里新考

郭克勤 著

军事科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孙武故里新考/郭克勤著. —北京: 军事科学出版社,
2007. 5

ISBN 978 - 7 - 80237 - 072 - 2

I. 孙… II. 郭… III. 孙武—故居—考证 IV. K878. 2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54737 号

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海淀区青龙桥/邮编: 100091)

电话: (010) 62882626

经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: 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 1/32

版次: 2007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

印张: 8. 5

印次: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208 千字

印数: 1—3000 册

书号: ISBN 978 - 7 - 80237 - 072 - 2

定价: 18.00 元

孫子兵法
國之瑰宝
為好故題
楊尚昆

原国家主席杨尚昆为山东惠民县题词



孙子故里山东惠民县孙子兵法城

序

由于历史的原因，我国古代杰出的军事家孙子的家事生平缺乏明确的史料记载。孟子云：“咏其诗，读其书，不知其人可乎？是以论其世也。”为着知人论世，为着继承和弘扬祖国优秀的兵学文化，对孙子的身世包括他的故里进行考辨是完全必要的，这是孙子研究领域里不可或缺、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。

应该看到，研究孙子故里，疑难问题多，派生问题多，它仿佛是一座迷魂阵，远远望去，“纷纷纍纍”、“混混沌沌”，难寻入门之道。

当然，这不是说这个问题有多么神秘，更不是说这个问题不能探究。其实，方法对了，迎刃而解；方法不对，南辕北辙。

那么，正确的方法是什么呢？

正确的方法就是弄清乐安，只有弄清乐安，才能确定孙子的故里。除此之外，别无他途。

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孙子故里在乐安是唐朝时孙子的后人披露的，是唐朝政府经过广泛调

查、认真考辨，最终于唐玄宗天宝元年（742年）确定的，是见诸官方史书记载的。因此，对于今天的人来说，考证孙子故里的工作只有一件事要做，那就是考证唐朝人所说的这个乐安今天在哪里？如果要推翻唐人的观点，也不是不可以，但是必须拿出比唐朝更早、更可靠的史料来。

那么，为什么我们不用唐朝以前的史料，尤其是先秦时候的史料来考证孙子故里呢？回答很简单：前人没有给我们留下这方面的史料。《左传》连孙武的姓名都没有提及，为孙子立传的史学家司马迁，也仅仅明确了孙子是齐国人而已。

也许有人会问，为什么到了唐朝又来关注这件事，特别是唐朝政府要下大力气来管孙子故里之类的小事呢？不，这在当时来说可不是小事。因为自魏晋南北朝以来盛行通过查看一姓、一家、一族的门第、郡望，判断其社会地位的高下。但是，由于长期战乱，大批豪族大姓沦亡了，造成“公侯子孙失其本系”（《隋书·经籍志》）的局面。唐朝政府为了重新建立士族集团的统治秩序，划分士族与庶族的范围，唐太宗以及其后的唐宪宗两次下令修订天下姓氏之书，于

是揭开了孙子身世及故里的千古之谜。今天我们还能见到的成果，就是唐宪宗时林宝的《元和姓纂》。继林宝之后，北宋欧阳修的《新唐书·宰相世系表》、南宋邓名世的《古今姓氏书辨证》，又把孙子身世的考证工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。

那么，当时又是依据什么确认孙子故里在乐安的呢？有三条原则：一是得姓之源；二是祖籍所在；三是郡望由来。哪个地方符合这三条原则，它就是某人的故里。原来，孙子的祖父陈（田）书由于伐莒有功，齐景公给予“赐姓孙氏，食邑乐安”（《新唐书·宰相世系表》）的隆遇和厚赏。也就是说，孙子的祖父孙书其人便是他这一支孙氏族人的得姓之源，而孙书的采邑乐安则是这一支孙氏族人的祖籍和郡望。因此唐朝的乐安（今山东惠民县）便是孙子的故里。

孙子故里问题的讨论已有十几年了，至今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。这个问题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，学术问题只有通过讨论的方式去解决。只要抱着良好的动机，采取正确的方法，脚踏实地地去进行仔细的、科学的考证，孙子故里的真理性结论就不难得出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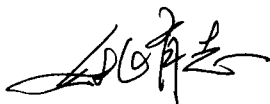
郭克勤同志的《孙武故里新考》洋洋 20 多

万言，充分阐述了“惠民说”的论点和论据，确实下了不少工夫。总的看来，他对孙子故里的考察是全面的，梳理是系统的，考证是缜密的，学风是端正的，结论是正确的。我们认为，《孙武故里新考》的出版，无疑是孙子故里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成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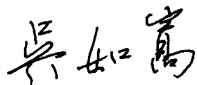
表面看来，孙子故里问题的研究似乎转了一圈又回到原地，又回到了传统的“惠民说”。其实，经过这些年的讨论，孙子故里研究无论是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，由原来的只知其然进到了已初步知其所以然，这些成绩的取得，理所当然地成为孙子兵学研究兴旺繁荣的标志之一。

是为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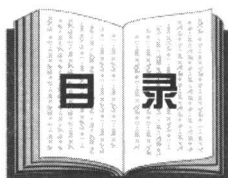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会长



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副会长



2007年4月18日



引 言	(1)
第一章 孙武故里问题的由来	(6)
一 历史典籍中关于孙武故里的记载	(7)
二 有关孙武故里乐安地望的研究	(16)
三 20 世纪 90 年代的故里之争	(22)
第二章 故里、故乡和家	
——“临淄说”辨析	(29)
一 孙武的故里	(30)
二 孙武故里“临淄说”的错误所在	(33)
三 孙武故里“临淄说”史料辨析	(38)
第三章 乐安地望与“齐国古乐安”	
——“广饶说”考辨	(72)
一 “广饶说”的主要观点和逻辑依据	(72)
二 “广饶说”的主要史料依据辨析	(91)
三 质疑“广饶说”学者赵金炎先生的“质疑”	(128)
第四章 孙武故里乐安与西汉乐安县的关系	
——“博兴说”评述	(141)
一 “博兴说”的主要观点和依据	(141)
二 “博兴说”的错误所在	(144)

第五章 乐安地望——“河朔的乐安”考

- “惠民说”考疑 (146)
- 一 图腾、姓氏和郡望 (146)
- 二 孙武故里——乐安辨析 (159)
- 三 孙武故里考 (178)
- 四 孙武故里当今地望所在 (200)
- 五 《新唐书·宰相世系表》关于“孙姓世系”
记载的可靠性辨析 (210)

第六章 黄河下游的变迁与孙武故里考证 (228)

- 一 春秋、战国及西汉以前黄河下游的流经地域 (229)
- 二 东汉及隋唐时期黄河下游的流经地域 (231)
- 三 五代及北宋时期黄河下游的流经地域 (238)
- 四 南宋至金及元、明、清前期黄河
下游的流经地域 (240)
- 五 清咸丰五年以后黄河下游的流经地域 (244)

附录一 惠民县建置沿革考辨 (248)

附录二 高青县建置沿革 (257)

附录三 参考文献 (262)

引 言

兵圣孙武在我国古代文化思想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。他的一部不足 6000 字的“兵学圣典”——“兵法十三篇”，奠定了他的历史地位，堪称我国古代伟大的军事家、哲学家和战略思想家。他同时也是当之无愧的语言文学艺术大师。他那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，严谨简约的思维逻辑，平实质朴的语言风格，都对后来中国兵学文化乃至世界战略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“他在我国兵学领域的地位无人能及，真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。明茅元仪在《武备志》中说‘前孙子者，孙子不遗；后孙子者，不能遗孙子。’可为定论。所以，像孔子一样，其为学也，能集大成，其思想构成我国兵学的正宗和主流，对后世的影响至深且远。故称之为兵学之圣，绝非过誉之词。”

（钮先钟、赖进义：《孙子研究》，原载《孙子新论集粹》第 483 页，长征出版社，1992 年版）

一、孙武其人

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孟轲曾说过：“咏其诗，读其书，不知其人可乎？是以论其世也。”孟子认为，人的思想与人生活的时代背景，以及成长的家庭环境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，所以，要知其人、论其世。只有这样才能客观、正确地理解和把握作者的思想内涵。由此可知，了解一个人的生平、事迹，对于理解其人的著作、思想，是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的。为此，我们不得不花费点时

间了解一下孙武的事迹及其所处的历史时代。

孙武，又被称为孙子或孙武子，字长卿。春秋末期齐国人（今山东省惠民县人）。司马迁的《史记》有其传略。他的事迹可概括为“著书、破楚、以谋伐齐、奇谋败越”。关于他的生平事迹，中国军事科学院的吴如嵩、霍印章先生；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善群先生均有专门的考证。根据吴如嵩、霍印章先生的考证，孙武出生于公元前541年9月12日。25岁时（公元前517年），奔吴，公元前512年30岁时以“兵法十三篇晋见吴王，被任命为将”。

“自孙武任吴将之后，他的军事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。就在任将的当年，即公元前512年，他与吴王阖庐、伍员、伯嚭一起将兵罚楚，攻克楚的属国舒；同年又用水攻灭徐。阖庐欲长驱入郢，孙武加以劝阻，并与伍员商议，提出疲楚、克楚的良策。次年，吴人就‘伐夷，侵潜、六’，对楚国进行骚扰。至公元前508年，孙武用‘伐交’的谋略，策动桐国叛楚，又使舒鸠氏诱楚师东进。此时孙武运用诡诈战术，‘攻其无备，出其不意’，大败楚师于豫章；又潜师克巢，活捉楚守巢大夫公子繁；过了两年，至公元前506年，在孙武的直接谋划、指挥下，吴军联合唐、蔡大举伐楚，‘以三万破楚二十万’，‘五战五胜’而入郢。这是孙武军事艺术的最精彩的一幕。公元前504年，吴军再次败楚舟师，攻克番；又败楚师于繁场。楚因俱亡而将国都有郢迁至郢。上述战绩，在《左传》、《史记·吴世家》、《吕氏春秋·简选》、《墨子·非攻》中，都有清楚的记述。”

（杨善群：《孙武生平事迹考》，原载《〈孙子〉新论集粹》，第449~450页，长征出版社，1992年版）

“阖庐破楚归来之后不久，就‘复谋伐齐’。《越绝书·记吴地传》云：‘阖庐伐齐，大克’，因而迫使齐景公以女儿为人质



抵押于吴。《吕氏春秋·简选》也说：‘（吴阖庐）北迫齐晋，令行中国。’阖庐对中原用兵，造成对齐晋的威胁，孙武是积极谋划，参与其事的。吴国征服越国的过程比较曲折。公元前510年，孙武任将之后的第三年，阖庐‘以越不从伐楚’为由，向越进攻而‘伐破槁里’。至公元前505年，越王允常乘吴大军伐楚、国内空虚之机，攻入吴国境内，对吴进行了报复。公元前496年，阖庐袭越。被新即位的越王勾践略施小计而战败，阖庐也伤重身亡。夫差即位后，立志报仇，经过3年的紧张准备，国力进一步增强。公元前494年春天，吴越两军道遇于夫椒，‘战于五湖（今太湖）’。吴军在伍员、孙武的策划下，布置了许多‘诈兵’，大败越人。越师仓惶南撤，吴军紧追不舍。在浙江（今钱塘江）边，吴军又用‘奇谋’再一次把越师杀得‘溃坠’、‘乖离’。最后，越王勾践只得向吴屈辱求和。这次长距离追袭越人的战斗，是孙武军事艺术的又一杰作。”

（杨善群：《孙武生平事迹考》，原载《〈孙子〉新论集粹》，第450~451页，长征出版社，1992年版）

孙武“西破强楚，入郢，北威齐晋，显名诸侯”后，“功成不受官”、“隐身而退”真正实践了自己“进不求名”的原则。

二、《孙子》其书

《孙子兵法》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军事著作，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兵书，并且在世界军事学术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。根据《史记·孙子吴起列传》的记载：

“孙子武者，齐人也。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。阖庐曰：‘子之十三篇，吾尽观之矣。’”可知《孙子兵法》是孙武所著。并且，《孙子兵法》在孙武晋见吴王阖庐时就是一部独立的军事著作。“有充分理由可以相信《孙子》这本书出自作者一人之手笔，既非他人记录，也不是集体创作；既非语录，又非论文集。

是一本真正的书 (book)，代表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。其各篇编排有其逻辑上的理由，十三篇大致前后连成一体，有头有尾，纲目分明。”

(钮先钟：《孙子三论》第10页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03年版)

《孙子兵法》问世后，得到了社会上广泛的重视和流传。《韩非子·五蠹》说：“藏孙、吴之书者家有之。”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记载：“白圭，周人也。当魏文侯时，李克（悝）务尽地力，而白圭乐观其变，故人弃我取，人取我与……故曰：吾治生产，犹伊尹、吕尚之谋，孙、吴用兵，商鞅行法是也。”白圭是战国初期的人，据孙武生活的年代仅数十年。可见，战国时代《孙子兵法》成书不久，就已经广为人知。并且当时对《孙子兵法》原理的应用，已超出了军事范围，应用于政治、经济等方面了。出土于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的《孙子兵法》残简《吴问》中，两次提到“十三篇”，可见《史记》的记载是可信的。

根据已知的史料我们知道，银雀山汉简《孙子兵法》是我们目前所看到的最古老的抄本。根据吴九龙先生的研究：

“简本《孙子兵法》出土于银雀山一号汉墓，该墓下葬的年代在建元元年（公元前140年）到元狩五年（公元前118年）之间。简本《孙子兵法》的抄写年代自然要更早一些，从字体来看，当在秦到文景时期。”

（吴九龙：《简本与传本〈孙子兵法〉比较研究》，原载《孙子新探》第176~177页，解放军出版社，1990年版）

现存最早的《孙子兵法》注释本当为东汉末年曹操的《孙子略解》（即传世的《魏武帝注孙子》）。曹操的《孙子注》，其自序称“略解”。曹操自将兵，又深通兵法，自云“吾观兵书战策多矣，孙武所著深矣”，以曹操当时的地位，他当得《孙子兵



法》佳本而注释。

影响最大的注释本当为北宋时的《武经七书·孙子》和宋本《十一家注孙子》。《武经七书》最早著录在尤袤的《遂初堂书目》中，称之为《七书》；后因“武举以七书试士，谓之武经”（见《直斋书录解題》卷十二《李公问对·题解》）。是现存《孙子兵法》的最重要版本之一。《十一家注孙子》，即宋刻《十一家注孙子》，上海图书馆藏本，1961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影印宋刻本。它也是传世《孙子兵法》的重要版本之一，与武经七书本共同构成《孙子》书传本的两大本源。

目前而言，最好的版本当属吴九龙主编、杨炳安、吴如嵩等人合编的《孙子校释》。吴九龙先生在书中的“凡例”中说“本书的校勘，就是以中华书局1961年出版的影宋本《十一家注孙子》为底本，主要参之以武经七书本《孙子》和汉简本《孙子兵法》。”；“传本与汉简本相讎，文字、篇次、段落顺序诸方面的不同之处大约300余条。凡传本与汉简本的异文，属于古语通假者，一律从传本。凡引起文义歧异的地方，则再以子书、类书等进行参校，以定孰是。汉简本乃今所见最早的抄本，在校记中，汉简本义长者，多从之，力图近于《孙子兵法》原本。”

第一章

孙武故里问题的由来

孙武的生卒年代及其经历的事迹，虽然学术界向来存在着不少的分歧意见，但相对于孙武故里问题的争议来说，可就算不上什么学术上的争议了。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的那次“孙武故里”学术之争，可以说是20世纪在学术领域的一次“战争”。那次“战争”几乎是“动用”了所有当时条件下，能够利用的“战争”资源。但，仍无法确定孙武故里的当何地望所在。以至于有的人把孙武故里问题视为一个“陷阱”，尽量远而避之。甚至只论“孙子”一书，对于“书”的著者、成书年代不做讨论。“对于孙子个人和时代背景只拟作比较简略的陈述，而无意作详细的分析，尤其不想介入若干永无休止的争论。”我国台湾淡江大学教授、台湾《军事译粹》杂志社总编辑、台湾三军大学荣誉教授钮先钟先生在他的《孙子三论——从古代兵法到新战略》一书中写下的这段话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“孙武故里”研究问题上的困难处境。但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为孙武故里的研究不断地输入强劲的“动力”。使许多人仍然不畏艰险的在这个困难的领域，艰难的探索着。

“先秦典籍《春秋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，只字未提孙武；《尉繚子》、《荀子》，虽提到孙武，但未说其故里。到了汉代，司马迁著《史记》、袁康、吴平辑《越绝书》，只记孙武为齐人；